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八年

第一七三三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733)	1
主席讲话.....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安全理事会第 331 (1973) 号决议;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331 (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S/10929)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七百三十三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科林·克劳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临时议程(S/Agenda/1733)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上午十一时会议开始。

主席讲话

1. 主席：在请安理会审议本议程项目之前，我想简要地就我个人的情况讲几句话。

2. 虽然我头发花白，年事已高，虽然我已经在安理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两次担任主席，但是我能真正荣幸地主持一次正式会议，并能有机会真正行使主席职权，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希望各理事国能象传统上对待一位新任主席那样对我多加包涵。我是缺乏经验的，而我的前任，六月份的主席马立克大使却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相形之下，我特别感到不安。本周前些日子，在安理会会议期间，我的助手贾米森先生已经对马立克大使非常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

上月的工作表示了我国代表团的敬意。现在，我很高兴地再向他致以我个人三年多以来对他所一直怀有的敬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3. 主席：上月当安理会审议我们议程上的这一问题时〔第一七一七次—第一七二六次会议〕，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下列十九个会员国的代表前来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我现按照收到它们请求的先后次序将它们列举如下：埃及、以色列、约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乍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索马里、圭亚那、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黎巴嫩、伊朗和巴林。在辩论暂停之后，现在我们又复会审议这一问题，这些邀请当然继续有效。

4. 由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准备仿照我的前任所采用的办法，邀请埃及、以色列和约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而其余的代表则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即轮到他们在安理会发言时将邀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5. 如果没有异议，我就照刚才所提出的方式发出合宜的邀请。

应主席邀请，M.H. 扎耶特先生(埃及)、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 A.H. 谢拉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H.G. 旺莫钦先生(乍得)、H. 盖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E.O. 奥格布先生(尼日利亚)、H. 努尔·埃勒米先生(索马里)和 Y. 马赫马萨尼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6. 主席：大家也许记得，在六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七二六次会议上，安理会主席曾宣读一项声明说，有人向他提出临时性建议，认为最好把审查中东局势的安全理事会正式会议适当地暂停一段时间；他还在声明中说，大家普遍认为这样做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间不仅有时间就安理会下一步骤进行进一步的非正式磋商，而且还有时间进一步考虑讨论的种种结果。根据安理会将在七月中旬前后恢复审查中东局势这一普遍的了解，我今天是在与这一问题特别有关的各方代表的参加下由安理会诸理事国之间继续进行了磋商后召开这次会议的。

7. 上月的第一轮辩论中，当事各方、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和其他与会各国都对我们审查的这一重要问题发表了他们的意见。我想我们各位的意见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因此，我希望现在集中讨论一下这次辩论应取得何种结果。

8. 在安理会恢复讨论这一问题的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报名发言的人是埃及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扎耶特。现在请他发言。

9. 扎耶特先生(埃及)：主席先生，今天你和我们共聚一堂，放弃了应有的休息，回来主持这次安理会的审议工作，这说明你的政府和你本人极为重视这次复会后的辩论。我想，当你完成了出色的工作而离开联合国时，对你最合适的是你在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时刻担任过联合国最高机构主席。

10. 主席先生，如果我不通过你向贾米森先生表示我们对他的赞赏的话，那就是我的疏忽了，因为他在这次辩论的第一轮中，在你不在时作了很多工作，并同六月份主席和秘书长一道负责筹备了这次复会后

的会议。他获得了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感谢，我相信也获得了其他代表团的赞赏和感谢。

11. 我也应当通过你向六月份的主席马立克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和祝贺，的确他非常出色地主持了那个月的安理会工作。

12. 同时我也遗憾地看到秘书长不得不修改他的访问计划，虽然我知道他自己是切望实现的，而各理事国也是切望他实现的。我相信各有关方面都认识到，他本人以及他的特别代表贡纳尔·雅林大使参加这次辩论是必不可少的。

13. 我还想向安理会十四个理事国表示感谢，因为它们坚持使这次辩论在今天举行；我们感到遗憾和非常难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认为不应恢复这次辩论，的确，它是唯一采取这种立场的理事国。

14. 如果说摆在我所有在座者的面前的这一局势是严重的，那也许是一种打了折扣的说法。局势的严重性就在于联合国及其原则所受到的挑战。国际社会成员对维护和平和制止暴力与侵略行为负有集体责任，这是联合国宪章最伟大的一项成果。削弱这一成果必然会破坏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础。

15. 由于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宪章赞扬人类为建立和平与公正的国际秩序所进行的斗争。联合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以防止和消除对和平所构成的威胁，以制止暴力行为。全体会员国在这方面都负有集体责任，因为侵略一个会员国就是破坏国际秩序，而击退侵略者并使其服从国际权威，则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关注和集体责任。

16. 依据宪章第二十五条，联合国会员国承担了履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义务。为了保证联合国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各会员国依据第二十四条规定，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它们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17. 宪章授权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以贯彻执行其决议。这些措施包括对侵略者或犯法者实行停

止会员国资格、开除、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以及采取强制性军事行动。

18. 自从安理会讨论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进攻以来，已经六年了，但以色列至今仍占领着这三个会员国的领土。同时，在没有一种有效的制止力量的情况下，以色列军队一直在占领的领土上推行殖民地化政策，建立新的移民定居点，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在该地区制造新事实。以色列已破坏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一切努力，包括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努力在内。

19. 事实上，以色列已正式宣布它决心冲破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发动侵略以前的边界线向外扩张。

20. 现在需要安理会来制止对三个会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侵犯。如果安全理事会对于这一极为严重的局势不能采取行动，或甚至被阻止采取行动，那么负责的各安理会理事国就无异于唆使以色列用武力去推行其领土扩张政策。

21. 安理会上月的讨论表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比如：

22. 第一，在目前局势下，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采取行动以实现它在我们地区所寻求的公正的和平。

23. 第二，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职责以实现中东和平时，当然必须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24. 第三，依据联合国宪章，用武力取得领土，无论该领土大小如何，都是完全不容许的。法国代表阐述了这一重要原则，说以色列对属于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的继续占领是：

“……显然构成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是关于不容许使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的长期违反。”〔第一七二四次会议，第 52 段。〕

25. 第四，尊重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是目前局势下为实现该地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26. 这些就是上月辩论中所提出的基本要点。它们在安全理事会主席对我六月十一日〔第一七二一次

会议〕向他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马立克大使表示〔第一七二五次会议〕，依据宪章，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都把不得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和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视为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任何情况下违反这些准则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些准则适用于一切场合，包括这次中东局势在内。

27. 马立克大使进一步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机构的各项决定，每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享有自决权利。这一权利已由联合国的各项决定，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决定具体地予以确认。

28. 安全理事会六月辩论的结果对埃及所一贯坚持的立场是完全支持的。安理会中没有任何人支持，也不可能有任何人支持以色列所宣扬的扩张主义政策。六月八日以色列在安理会声称：“任何原则和任何规则都不能损害自我保存和防御的权利”〔第一七一九次会议，第 39 段〕。

29. 过去，侵略者为了替他们所进行的征服和扩张战争作辩护，一直都在使用类似以色列提出的这种论调。依据宪章，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利用基于安全和防御的借口或考虑来设法为取得别国领土和驱赶另一民族的行径作辩解。以色列没有任何特殊权利或特权把自己置于任何法律之上。

30. 过去，这种政策曾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并导致国际联盟体制的瓦解。六月十四日，澳大利亚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时引用其总理的讲话说：

“使联合国继续无能为力的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使小国……对这个由它们构成其大多数的世界团体彻底地感到失望。国际联盟由于人们对它感到失望而遭到瓦解，其最大的受害者是犹太民族。如果联合国瓦解的话，那么任何国家也不会比以色列受到更多的损失。”〔第一七二五次会议，第 48 段。〕

31.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以色列代表竟然在安理会议席上鼓吹一种早已为联合国宪章所摒弃的理论，这真是不可思议。

32. 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目睹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人企图推行一种过了时的、早已被废弃的纯粹依靠

武力的政策来对抗当前的国际法律秩序。通过征服别国领土、建立居民点和哨所、拒不承认国际边界线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不断向这些领土推进，以色列的确是在按照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冒险活动在中东推行着一种殖民计划。以色列事实上仍然在迷信着征服的权利。以色列事实上仍然在迷信只有靠本国士兵炫耀最现代化的武器和驻扎在被征服的敌人土地的制高点上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

33. 就在本周内以色列军事首领还在敦促在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更多更多的以色列殖民地。他的观点并不新奇。它们实际上可悲地反映了十五世纪的那些观点。马基雅弗利在其《君主论》一书中说道：

“另外更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派出移民到一两处地方去。它们会成为打开该国的钥匙，因为你必须要么派出移民，要么在该地留驻大量的骑兵和步兵。君主并不花很多的钱在移民上。他只花极少的钱或不花一个钱就可以移民出去并把他们安置在该地。他把从少数公民那里夺来的土地和房屋给予新来的居民，因此他所冒犯的只是少数人，而这些为他所冒犯的人由于仍然是贫困的和分散的，所以不可能伤害他。”

34. 在殖民主义已经衰亡而先进的新思潮和政治思想已经诞生的这个时代里，以色列却竭力要把自己确立为二十世纪的殖民国家。

35. 宪章产生之前在世界上所存在的残暴和不道德行为，现在由于少数人的机会主义和其余的人的麻木不仁，大有再次占居上风的趋势。我们期待安理会今天下定决心维护宪章原则。

36. 我们当前的主要责任是谋求终止并确实终止已经延续了六年多的非法占领。不结束军事占领，中东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出现和平。

37. 显然，以色列企图把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渠道都关死，而只留下一个，这就是投降的渠道，就是在占领之下进行所谓的谈判。以色列坚持在阿拉伯国家领土被占领情况下同这些国家进行谈判，那就是企图强迫它们把自己一部分国土割让给它。以色列破坏包括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的倡议在内的一切和平倡

议，其目的就是决心要实现上述目标。它力求把它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作为迫使我们投降并接受以色列扩张主义的一种手段，作法则是通过强加于人的所谓协定，或是让目前这种不可容忍的局面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38. 以色列之所以破坏安全理事会采取的和平解决办法，是因为该办法是以宪章原则而不是以征服和占领的压力为依据的。安全理事会迄今未能采取任何措施来贯彻其决议，这就鼓励了以色列，使它竟能拒绝一切为实现正义与和平而作出的国际努力。

39. 在这种努力受到六年来的阻挠之后，安理会在今年六月六日举行会议，全面审查中东局势。并且，主席先生，如你所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辩论。非洲由于派来了几位外交部长组成的代表团而全面参加了这场辩论。不结盟国家通过圭亚那代表同样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安理会收到了秘书长[S/10929]及其特别代表的报告，还收到了非洲国家代表递交的非洲各国的决议[见S/10943]和不结盟国家代表递交的不结盟国家的决议[见S/10944]。安理会暂时休会就是为了使各理事国有时间来研究这些文件和考虑下一步采取的行动方针。我们现在复会也是为了正视我们无可回避的职责。

40. 依我们看来，安理会现在面临三种抉择。

41. 第一，安理会可以依据宪章有关条款采取必要措施，强迫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回并遵守安理会决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行动方针。这在我们看来，就是安理会根据宪章所必须履行的职责。但遗憾的是，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要使用其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采取这一方针。

42. 第二，安理会可以安于无所作为，听任以色列在本地区推行其暴力政策、战争政策和无法无天的政策。但这样的方针必然会破坏整个联合国体制。

43. 第三个抉择，亦即安理会当前唯一可以采取的抉择，就是：安理会要对问题的实质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支持运用宪章原则，尽可能促使以色列认识它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完全违反宪章的，明确安理会将继续反对这一政策并宣布该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这方面，安理会应明确宣布以色列占领三个会员国的领

土是对宪法原则极其明目张胆的违反，以色列拒不尊重本地区各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就使自己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安理会还应要求各国不要给以色列以任何帮助或支援使它得以坚持其占领政策和胁迫政策。

44. 我们和领土被占领的阿拉伯人民一起担负着共同的责任。解放这些领土的斗争，不仅是我们的神圣权利，同样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的确，要使侵略不致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政策，我们不仅要靠我们自己或我们各个国家的人民进行斗争，而且还要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所有小国共同进行斗争。

45. 我们保证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的保证是以色列的武力政策或恫吓政策所动摇不了的。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为争取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去过尊严而光荣的生活所进行的民族斗争。

46. 在国际关系的现阶段，各国都再次期待联合国成为一个法治世界的象征，成为一个抵挡企图把世界降低为一个由武力统治的世界的那种势力的盾牌。

47. 我们希望并期待安理会在其决定中能反映出六月会议期间讨论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和论点。让我再说一遍，在六月会议期间，关于联合国具有维持国际和平的权威和负有恢复中东和平的责任的论断得到了承认，这是很显然的。各会员国都有履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的义务，对于这种义务的重申也得到了强调。安理会理事国在不容许通过战争取得领土的原则方面所持的不可动摇的立场再次得到申述。以色列坚持占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公然利用这种占领作为实现其政治上的殖民目标的一种强迫手段，安理会各理事国完全不赞成这种作法，而且表示了极大的不安，这在安理会的审议中也是很明显的。以色列阻挠大家为了实现安理会决定的解决办法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当然它也阻挠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安理会授权范围内所提出的倡议，安理会各理事国完全不赞成这种阻挠行为，并表示谴责，这一点也得到了表述。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全然不顾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包括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在内，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进行了若干变革，关于制止这些变革的迫切的必要性，以及各会员国有义务不承认这种非法行为，在我们的审议中也是提得很明显的。

安理会有必要始终不渝地支持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在协助履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中所作的努力，这在会议中也是指出了的。最后大家还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始终是实现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48. 今天以色列当局显然认为，他们愈是傲慢无礼地冒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就会愈快地承认他们的政策，而且会由于失望而放弃对他们的反对。

49. 今天以色列当局显然认为，他们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愈大，他们获得的让步就愈多，直到最终实现其统治我们地区的帝国梦想。

50. 我们要直截了当地对以色列当局讲：我们绝不让步。我们要对在安理会中派有代表的国际社会讲：我们一定要继续抵抗，因为这是我们的义务。

51. 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来结束我的发言。我们要问安理会，我们要问安理会中代表各伟大人民的各理事国：我们的抵抗会按照集体安全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吗？它同时既受到联合国宪章的支助而又为它所约束。或者，我们必须单独进行抵抗呢？在安理会长期、彻底和耐心地审查中东局势之后，这就是我们期待回答的问题。

52. 因此，我们将把每一张投票，每一张单独的投票解释为是一张赞成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去实现和平的票，还是一张赞成暴力政策和反暴力政策赢得胜利的票。

53.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54.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切敬意。这些年来在同联合国打交道的期间，我们一向对你怀着最崇高的敬意。今天再次见到你，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希望，在你的指导下中东和平事业将不致遭受埃及在安理会上发起的这场对抗的危害。

55. 两个月以前，当埃及要求安全理事会辩论中东局势时，普遍都感到失望和忧虑。很明显，通过公开论战和无益的批评并不能促进和平事业。在世界各地，各种冲突和国际争端都是通过对话和协议来求得

解决。谈判取代了对抗，谅解和合作取代了旧仇宿怨。我们希望，而且确实期待，不要让建设性的外交在中东的大门外止步不前，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来开始进行谈判。然而埃及却不是这样，它再次选择了一条冲突的道路。

56. 萨达特总统在他七月十六日的讲话中曾明确表示，埃及并不是到安全理事会来寻找一项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和平解决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补充说，这就暴露了埃及的真正态度。

57. 但以色列寻求和平的意愿毕竟是阻挡不住的。它是不会放弃这样的希望的，即阿拉伯各政府最终将认识到：和平比继续冲突好些；只要真心实意寻求和平，和平是可以实现的；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中东各国人民都渴望着和平。尽管埃及顽固拒绝富有意义的和平对话，以色列仍然要不断努力说服埃及，使它相信这样的对话对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58. 当前安全理事会辩论中，关于中东局势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为犹太民族的悠久历史所激励的，犹太民族被外来征服者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因此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进行着斗争以期保存其文化、信仰和民族特性并恢复其自由和主权。而另一种观点的产生则是来源于拒不承认这一历史，并且否认犹太民族享有自由权、自决权和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以色列以及开明的世界舆论都认为，犹太民族在自己古老家园的再生和一个单独的犹太国的重建，乃是一部歌颂最高正义的史诗。但是阿拉伯各政府仍然把这一切看作是对阿拉伯民族权利的侵犯，尽管阿拉伯民族已在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约旦国在内的十八个主权国家里获得了自己的权利。

59. 一方面是被围困和苦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它的独立和自主权利不断受到侵犯的犹太民族的悲剧，另一方面，有人却要求惩罚以色列，因为它抵抗了对它的生存所发动的这种无情的进攻，击退了侵略者并驱逐了企图将它毁灭的军队。

60.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把以色列搞垮，它们现在巴不得全世界都忽视它们这场反对犹太国战争的起源、性质和持续时间。它们巴

不得大家都不去注意导致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的、埃及在当年所进行的一连串战争行动，如强迫实行战争封锁；驱逐联合国紧急部队；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缔结军事公约以协调对以色列的进攻；在边界地区大量集结军队以便全面袭击以色列；轰炸以色列村镇；纳赛尔总统宣布为消灭以色列而进行最后一战，等等。对它们说来，近年来唯一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以色列在挫败消灭它的阴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就是在目前安理会所确立的停火线上以色列部署了它的军队。但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上述那种对中东局势断章取义的、歪曲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要阻碍冲突的解决。这种认识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和平解决的努力如果基于一种片面的观点，即主要问题在于以色列的撤退，那么这种努力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事实上，以色列在停火线上驻军不过是阿拉伯国家自一九四八年发动长期侵略战争以来的一个副产物而已，迄今为止阿拉伯国家依然拒绝全面地、最终地结束这场战争。

61. 以色列的立场是：现在本地区经过所有这些年来暴力和流血之后，已经出现了实现真正和平的可能性，出现了在迄今只是休战、停战或停火线的地方确立安全和公认的边界的可能。阿拉伯各政府要求恢复旧有的军事分界线，可是那条分界线却正是造成过去不安全、混乱和交战的主要原因。

62. 以色列吁请阿拉伯国家通过彼此和平谈判来着手共同建立和平。但埃及政府和其他阿拉伯各政府的回答却是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和条件从外部强加于以色列，而全然不顾以色列的权利和切身利益。它们一直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包括使用武力和通过第三方国家单独或集体地施加压力。看来，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蓄意对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斗争所持的冷漠态度，已经导致他们在估计以色列的态度和情绪方面一再犯下错误。一个民族为了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保卫自己的权利几千年来一直都在准备并且也具有能力去抵抗压迫和残暴、武力和非人道待遇，既然它终于已经到了确保自己有权过和平与安全的生活的时候它是决不会向它的攻击者屈服的。对这样一个民族是可以同它讲道理的，是可以通过深思熟虑和通情达理的审议来加以说服的。然而它是不能被压服的。

一旦阿拉伯国家接受了这一基本真理，它们就会放弃其旨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以色列的对抗作法，这样在中东问题上也就会取得协议了。

63. 在联合国中，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有时仍在自我欺骗地以为调动起它们的当然多数来通过片面的决议就能够动摇以色列而使其放弃保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合法立场。阿拉伯国家忘记了犹太民族一千多年以来在为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终于明白了的一件事，即他们的遗产的力量和价值，他们的事业的正义性绝不会因为反对者人数众多而有所削弱。阿拉伯国家还忘记了，在联合国中，甚至在此间安理会议席上，一些政府并没有重视过大会议决，尽管有些决议以一百多票被通过；它们也没有重视过获得十三或十四票但被否决了的安理会决议，甚至也没有重视过经安理会通过但却被这些政府认为是不公平的和有损它们民族利益的决议。

64. 对一九六七年以来的中东冲突起过重要作用的唯一决议，乃是安理会第 242(1967)号决议。它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是因为该决议在经过有关各方磋商并取得谅解之后才一致通过的。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以有关各方的同意作为基础的任何决议，都不可能促使有关各方之间达成协议。这一点，有时也是为埃及所承认的。比如，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金字塔报》刊登了一篇详尽分析目前辩论的第一阶段的文章，它在提到联合国的这种决议时把它们称之为“生锈的纪念章”。《金字塔报》曾援引埃及外交部长所讲过的话如下：

“你能想象埃及驻联合国代表胸前挂满了这些生锈的纪念章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吗？他将会使人发笑。”

65. 这种无助于中东和平事业的决议，其中所表达的政治偏见并不能影响以色列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所持的立场。不足为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却企图引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来掩盖它的要求的真实意图。但令人惊异的是，埃及竟然以为这样错误地解释和歪曲这些原则不会被人察觉，即使埃及外交部长求助于苏联代表的发言，而苏联代表却滥用主席职权，事先并未与安理会各理事国磋商就提出片面的和歪曲的解释。

66. 这样，埃及外交部长就单单挑选了载于第 242(1967)号决议序言中关于不容许用战争取得领土的这一概念。整个第 242 号决议就是一系列的原则，一些需要有关各方取得一致意见才能运用的原则。当然，至于这些原则应当如何付诸实行，则全靠有关各方，而不是靠其他方面，在它们彼此之间达成协议。

67. 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原则，均照例载于该决议的执行部分，而不是载于序言中。无论如何，不管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即使序言中和执行部分中所有原则都必须同样地视为同等重要，显然也不容许任何人从中断章取义地挑选一两项来加以强调，从而窜改全部原则。这样的窜改就会破坏第 242(1967)号决议及其所体现的微妙平衡。然而这正是埃及的要求：即从决议的许多要点中挑选出一个，从而有意识地破坏整个决议。但埃及所做的还远不止此。在引用关于不容许用战争取得领土这一概念时，它故意删掉这一概念的第二部分。的确，第 242(1967)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二段称：

“强调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以及必须致力公正及持久和平，使该地区每一国家均得安然生存，”。

68. 为要对中东目前事态多少起一些作用，这项规定的一部分就只能而且必须联系关于呼吁和平的第二部分来加以解释。第二部分的主要因素就是安全。决议第 1 段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该段规定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建立安全和公认的边界。

69. 在援引领土完整这一概念时，埃及同样运用了歪曲和曲解的手法。关于领土完整的这一概念也是第 242(1967)号决议的诸要点之一。可是，正如前面早已指出，必须把它同其他要点一并加以考虑。如果把它同其他原则分割开来，那就会推翻并破坏第 242(1967)号决议。

70. 而且，决议中涉及领土完整规定的第 1 (ii) 段全文要求按下列原则执行：

“终止一切交战地位之主张或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个国家之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与其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之权利。”

71. 从这一段可以清楚看出，建立安全和公认的边界是承认领土完整的先决条件。领土完整概念并不是绝对孤立的，它是一项比较广泛的原则的一个部分。在中东局势中，除非有关各方通过协议首次把以色列同阿拉伯各国的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加以确定，否则领土完整就纯粹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审查中东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一个具体的局面，要解决为安理会所特别阐明的那种必要性、即有必要使大家都同意借助一项和平协议把一些原则运用于这一局面。如果肢解、割裂这些原则或者挑选某些原则而把其他原则降至次要地位，那就不可能达成这种协议。

72. 应当看到，甚至在与任何具体问题或局势无关而只是抽象地列举一般原则的大会决议中，埃及所企图挑选的那些概念也不过是详尽的、复杂的和平平衡的方案中的一部分而已。

73. 埃及的要求，不仅违反第242(1967)号决议，而且也同宪章条款背道而驰。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74. 二十五年来，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直采取威胁和使用武力来反对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独立。二十五年来，它们无视联合国宪章，一直对以色列保持作战状态。埃及不能引用它在同犹太国关系中所一贯违反并继续违反的那个条款来反对以色列。宪章中并无任何条款剥夺一个会员国的自卫权利。无论什么也不能阻止以色列以自卫战争去回答阿拉伯战争并在回答中取得成功。

75. 宪章第五十一条明确无疑地宣布：“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以色列采取武装自卫还击是符合而不是违反宪章的。此外，宪章中并无任何原则或条款规定边界不得改变，特别是在武装自卫反击之后和在侵略的受害者同二十五年来一直违反宪章而进攻它的那些国家之间并无安全和公认的边界的那些地方。

76. 有一种论点认为应把以色列同埃及的一九

六七年分界线视为国家疆界，这是没有根据的，尽管以色列埃及停战协定之中都明确规定了与此相反的条款。埃及声称一九六七年分界线在以色列一侧不算最后分界线，而在埃及一侧则算最后边界。这是一种缺乏根据、甚至是缺乏逻辑的观点。线是没有宽度的，它对划界的双方具有同等的意义和效力。如果说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确立的一九六七年分界线，如埃及外交部长所强调的那样，只是军事分界线，那么该线也只能是以色列对埃及的一条同等性质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因此，以色列所获悉的埃及关于一九六七年分界线的论点，特别是载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雅林备忘录[S/10403，附件一]中的这一论点就是对国际法的歪曲。支持这一理论也就是推翻第242(1967)号决议，而该决议有意识地把安全和公认的边界问题留给有关方面通过协议去加以决定。

77. 埃及曾提出苛刻条件要求恢复原先难以成立的临时分界线并要求以色列撤退到该分界线上，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七年再三拒绝了这个条件。埃及试图在一九七三年把这一条件强加于人，不论它玩弄何种词义的伎俩，那都是无济于事的。不论埃及提出这一要求是用具体的措词也好，还是引用雅林备忘录中建议以色列接受埃及的立场的词句或引用支持该建议的各项决议也好，不论埃及在这样做时自称引用的是一般原则也好，总之效果都将是一样的。有关各方准备达成的协议中的中心问题——安全和公认的边界问题，将被排除在协议过程之外。调解工作的关键，即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一事，将被从外界强加的那种概念所摧毁，所代替。第242(1967)号决议作为唯一普遍可以接受的联合国行动的基础，将遭到破坏。除中东冲突的复杂性外，又会加上法律上的空白和全面的混乱。如果有一线微弱的希望可以使有关各方坐在一起讲道理并尽可能互谅互让的话，那么就决不能让短浅的偏见把这点希望毁掉。一个局势中只要还存在着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令人失望的出路的话，那也毕竟比把所有出路统统堵死的一座高墙要好一些。如果安理会本身变为形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工具，那就确实太可悲了。

78. 另一个危害第242(1967)号决议的企图，就是埃及关于所谓巴勒斯坦权利问题所提出的要求。埃

及要以一项关于巴勒斯坦权利的规定来代替决议中要求对难民问题作出公正解决的号召。这样的改变必然会给第 242(1967)号决议敲响丧钟。有鉴于这种改变遭到了反对，埃及已经多次谈到使用其他措辞的可能性，这些措词并不具体提及那些权利，而是引用一般的自决原则来掩盖埃及的真正意图。

79. 满足埃及关于自决原则的要求，就意味着在第 242(1967)号决议范围内再加进一个新的因素，虽然明知道这样做是会完全推翻这一决议的。埃及的这一具体要求却包含了两个不祥的附加含义。安理会并不是一个处理抽象方案的技术性起草委员会。在辩论中东局势时，我们必须根据中东局势的现实情况来研究自决原则或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辩论初期就已经证实，在埃及提到的自决和巴勒斯坦权利的后面是隐藏着肢解约旦的意图的。

80. 与此同时，埃及的政府宣传工具或阿拉伯恐怖组织都确认了这一点。所以，从该地区目前的政治现实来看，如果赞同埃及的要求，那实际上就是赞同肢解巴勒斯坦阿拉伯约旦国。这就是安理会对这一步骤在该地区曾经作出的解释，而且将来也会再次作出这样的解释。

81. 再者，埃及外交部长已经表明应当承认一九四七年分界线为以色列边界，从而创造出一个附加的新巴勒斯坦实体。因此，支持埃及关于自决的要求就等于在中东局势中怂恿埃及执行其声名狼藉的两阶段计划：首先促使以色列撤至一九六七年分界线，然后对以色列进行斗争，先截其首，断其肢，再进而最终消灭之。

82. 应当提到，那些自称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发言并得到埃及积极支持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竟公开宣布它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在埃及政府完全知道而且同意的情况下，开罗电台每天都在反复播送这一点。

83. 从中东辩论一开始，问题就很明显，正如萨达特总统本周星期一所宣布的，埃及并没有倡议安理会举行审议以便提出一项政治解决方案。第一轮辩论已经表明，埃及的用意在于继续同以色列相对抗，而不是同以色列达成协议。埃及只是谋求安理会支持它的这一对抗而已。因此，它要求赞同安理会于一九六

七年已经拒绝了的那些观点和要求，因为这些观点和要求会使有关各方不可能达成协议。

84. 六月十四日休会的那次讨论暴露了埃及的意图及其论据的毫无根据。这表明埃及过去六年来自何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提出的关于促进调解活动的一个又一个建议。讨论中还阐明了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242(1967)号决议中有意不把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加以确定，其目的正是为了有关各方可以在彼此之间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

85. 讨论中还进一步表明，所有代表团，包括阿拉伯各国代表团——这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务部长所承认的——以及它们的支持者——这是印度代表在一九六七年安理会上所确认的——都知道，第 242(1967)号决议预计到改变一九六七年分界线，而且在这方面并没有把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分界线同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加以区别。讨论中显而易见，埃及的要求如果得到允诺的话，就会破坏第 242(1967)号决议。而且其中某些要求，比如关于所谓巴勒斯坦权利的要求，或关于以色列的公认边界线应为一九四七年分界线的要求，就会使中东局势陷于大混乱。

86. 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埃及并没有改变态度，在复会后的辩论期间仍然坚持同样的方针。埃及外交部长已阐明了这一方针的严重含义。据官方的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这位外长于七月十七日在启程来联合国之前，在巴黎宣称：一项支持埃及要求的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埃及来说将是“一份使我们能够为结束占领而采取任何手段的宣言”。他这番话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埃及参加安全理事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通过这样一项决议：它可以利用这项决议为自己同以色列继续对抗，包括重新进行武力对抗，寻找理由。埃及外交部长今天已确认了这一点。

87. 这不是一条能导致协议与和平的方针。也不是一种能在联合国范围内为任何建设性努力创造有利条件的立场。这也是一种能为秘书长访问该地区铺平道路的态度。事实上，这会使联合国濒临这样一种境地：它可能发现自己对寻求中东和平已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了。

88. 目前这次辩论的第一阶段和休会以来的发

展情况实际上已指明了一条缔造和平的有效道路。随着安全理事会辩论的进展，我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一个能够促使有关各方达成协议的方法就是谈判的方法。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是如此明显，以致阿拉伯各国外长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无礼地置之不理或加以拒绝了。埃及外交部长本人已发现有必要宣布他的政府接受同以色列谈判的意见。他在发表这一声明的同时反而说以色列坚持先决条件，因而阻碍了提出这种谈判的倡议。但他这种说法，在今天也同原先首次提出时一样，是不可信的；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以色列呼吁谈判并未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同时还因为以色列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一再重申，保证不要求埃及事先接受以色列的任何立场。同时，突尼斯总统和其他国际人士也公开谈到阿拉伯同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必要性。

89.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任何借口，任何论点或任何辩解都不能成为拒不与以色列进行真正对话的理由。如果说现在普遍都承认冲突双方进行谈判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推迟谈判。

90. 第一轮中东辩论是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前夕暂停的，这个事件强调说明了国家之间进行接触和会谈的重要性。美苏华盛顿最高级会晤生动地说明了谈判方式的有效性。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认真地交换意见，那么就不可能期待最高级会议取得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难道能够设想在华盛顿所取得的谅解和缔结的协定是在安全理事会中进行公开辩论的结果？难道能够认为没有耐心的、建设性的“悄悄外交”的推动，越南协定、中美之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系改善以及德国问题的进展也有可能的吗？不把这一屡试不爽的方法运用于中东，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91. 二十五年来阿拉伯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战争是阿拉伯领导人在判断上犯了基本错误和坐失良机的一部历史。现在该是把目前形势从无用口号和无效偏见的陷阱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了。这种形势的受害者是中东各国人民。在他们看来，埃及政府迄今仍顽固地拒绝以色列所持续不断表示的和谈意愿，是不可能以任何振振有词的解释来说明其原因的。中东各国人民，包括埃及人民在内，对安全理事会辩论中细微的意见差别和安理会的决议是不感兴趣的。他们都懂得

这一点：世界各地相互敌对的政府的代表可以面对面地会晤并努力解决他们的分歧。唯独在中东，他们仍然沉浸在讲究词藻、咬文嚼字的无益诡辩和玩弄理论姿态的泥淖之中，妄图替他们未曾为达成谅解和一致作出建设性努力这一事实作辩护。我们如何向人民解释安理会会议厅内这种转弯抹角的辩论和无休止的论战呢？我们如何向人民解释这种拒不同以色列会晤、拒不同以色列为促进和平而认真地、卓有成效地讨论任何问题的行为呢？一方面是坚持要有先决条件和事先保证，而另一方面则认为有必要对取得这种进展的可能性至少作一番尝试，怎么能让前者压倒后者呢？

92. 为了讨论中东局势，埃及领导人最近六年来几乎访问了世界上所有的首都。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他们走遍了世界各地，只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地他们没有到过，那就是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现在已经是该走这条路的时候了。中东各国人民肯定会为这样的一歩而给以祝福的。

93.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约旦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94. 谢拉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在你担任主席职位之际向你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此外，我还要向你表示我们对你的爱戴。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马立克大使转达我们的敬意和祝贺，他明智而公正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95. 安理会审议中东问题已进入一个关键性的新阶段。现在该是它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安理会听取了冲突各方陈述各自的观点和意见。这些观点和意见并非同样地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现在安理会正在准备它的裁决并为制订一项决议探求一条道路。在辩论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已向你陈述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认为，问题就在于以色列占领联合国三个会员国的领土已达六年之久。以色列既没有被说服从这些领土撤出，也没有被说服在已达成一项有保证的和平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接受从这些领土撤出的原则。阿拉伯同以色列的冲突并不是阿拉伯人方面造成的。这场冲突及其所引起的灾难是强加于阿拉伯人的。在一九六七年出席安理会的阿拉伯有关各方对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但他们在会上仍然谋求

一项现实的和平解决办法，这项解决办法将会由于以色列从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出而使本地区所有各方的未来的和平与安全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和平与安全又将有助于以色列的撤出。这就是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的实质。

96. 约旦在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时，它对决议的内容和意图是清楚了解的。决议旨在结束占领并创造条件以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对约旦来说，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倒是颇为痛苦的一种经验，因为就绝对公正而言，决议中的某些概念和条款对阿拉伯人却是不那么公平和恰当的。但是为了中东和平，为了使我们被占领的土地和人民获得和平解放，我们却接受了这一决议，从而也就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的意旨。关于决议各条款的含义，在约旦的心目中当时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现在亦复如此。的确，关于撤军条款的含义，在我们心目中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决议一方面要求实现撤军和领土完整，而另一方面又要求保证和平。作为以这两个方面的平衡为基础的这一决议，其用意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全部撤军。不完全撤军既未包含在决议中，而且对被半占领的受害国家也是不可接受的。对我们来说，对任何一个客观的、公正的旁观者来说，以色列军队之撤出占领的领土就是要按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战争爆发前原来的分界线撤出。联合国宪章确认了这一理解，因为它把规定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作为宪章的核心，并规定各会员国应保证不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同样的理解也为第242(1967)号决议所确认，因为该决议一开头就提出了不容许用战争取得领土这个原则。甚至以色列，虽然目前似乎是对该决议的不同解释的唯一根源，但在一九六七年夏它也赞同这种合乎逻辑的、自然的解释，那时它在大会上并未投票反对拉丁美洲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载有下面一段话：

“紧急要求：

“(a) 以色列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一切领土撤出它所有的军队。”^①

^①《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文件A/L.523/Rev.6。

97. 因此，不容许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另作解释，以致有损于决议中关于全部撤军的明确要求。这是约旦对决议的理解，而且也是约旦接受决议中其他条款所规定的其他义务的基础。

98. 在此背景之下，“安全边界”条款也不能用不符合决议的这一基本理解的其他方式来加以解释。决不能对安全边界另作解释，而把它说成是“扩张”边界。正如我在这次辩论先前的发言中所说的，

“……安全不是单方面的概念。按照定义，各国之间的安全是相互性质的。这在一项关于中东和平的决议中肯定是不可能有其他含义的。

“如果说‘安全边界’就是指扩张了的边界，那么为什么不是指扩张到以色列方面的边界，而是指扩张到与以色列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方面的边界呢？事实上，如果承认这一概念的话，那么鉴于现在的形势，更合理的做法是应该为阿拉伯国家要求那些在以色列撤军之后目前仍在以色列占领之下的扩张了的一——意即安全的一——边界。

“但安全边界并不是基于强行扩张而形成的一种边界。安全边界之所以安全是由于其它因素所造成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彼此之间没有怨嫌；一个主要因素是在拥有共同边界的两国之间的爆炸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已获得解决。”〔第一七二五次会议，第66-68段。〕

我当时还补充说，一个国家取得邻国的一座山或一条河，并不能使边界更加安全——更不用说在邻国的心脏设置自己的军事居民区了。

99. 约旦的立场仍然和以往一样。一九六七年战争不是由错误的停火线所引起的。引起这场战争的乃是一种爆炸性的政治形势，这种爆炸性的根源存在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暴力和顽固所感到的不满。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说得轻一点，并不会减少局势的爆炸性。以色列部分撤军也不会减少局势的爆炸性，因为部分撤军就意味着以色列仍然取得“一部分”邻国的国土，虽然并非“全部”。以色列把边界设在阿拉伯邻国的苦痛之上，这对它是不会有安全的。和平与和平的主客观条件是不可能在这种基础上得到保证的。

100. 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还要指出另一个重要之点。撤军和不侵略的问题不仅是司法和法律的问题，而且是密切关系到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实体，尤为重要的是，任何一国人民都不能让其他任何一个外来的民族或国家把他们赶出家园，都不能屈从于后者的军事上的和政治上的征服。在以色列成立前后，居住在巴勒斯坦及其附近的人民几十年来不断遭受灾难，被人四处驱散或丧失民族独立。不管他们的名字叫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埃及人或叙利亚人，他们全都是这些苦难、折磨和痛苦的受害者。他们全都属于同一民族、文化、传统、历史和未来，而且都是许多世纪以来在同一块领土上生活的人。所有这些人的苦难都来自同一根源，而他们的问题也不可能分割开来加以解决。解决问题的道德上的关键就在于任何一个民族实体都不应被另一个民族实体用武力赶走或征服。政治上的关键就在于领土完整、不容许用武力取得领土、自决和民族独立等原则。这些在占领之下或在上述各阶段冲突中受害的阿拉伯人民，不管其法律上的国籍如何，都必须给予他们以充分的道义权利。然后，这些阿拉伯人民将来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调整和重新安排他们自己的关系。这是阿拉伯的内部事务。就约旦政府而言，它已经明确表示，一旦除掉了占领这个实际障碍，它准备修订王国两翼之间的关系结构。它还明确表示，它的在占领下的公民的愿望和要求将在他们获得解放后以民主方式按宪法原则去加以确定，以期根据人民的需要和愿望重新安排关系范围。

101. 与此同时，只要占领继续下去，约旦政府就决不会抛弃自己的人民或听任他们在占领之下生活。但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结束占领。这是一条通往积极地、富于想象力地建设该地区居民的未来的唯一道路。

102. 我一开始就说过，安理会目前已经到了它审议的关键阶段。它正在制订自己的决议。我们衷心希望安理会能对我国代表团一直竭力强调的那些事实和原则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约旦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尊敬的和能干的雅林大使继续作出富有成果的努力，以期执行第 242(1967)号决议并协助建立公

正和持久的和平。约旦欢迎秘书长在以个人名义并利用其职位努力调停中东问题时所表示的关心。

103. 我们准备承担对本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所负的责任。在承担此项责任时，约旦引以自豪的是，它是阿拉伯大家庭的一位忠实而积极的成员，它真诚地关怀着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安全和未来的福利，同时它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苦难、斗争和希望密切相连的那种关系也使它深受激励。我们仍然对联合国保持着信任。我们相信联合国是进行公平的、平衡的调停活动的唯一场所。我们不会默然同意凭借军事和政治压力强加于我国人民和我国主权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和平是一种自由的事业，它是以实现正义的客观条件为其基础的，是以由于正义得到保证而使人道义上感到的那种满意为其基础的。

10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对我讲了那些友好的话和你对我主持安全理事会上月份工作所作的评价。同时也请允许我对你承担这一责任重大的职位表示祝贺，并祝你在执行安理会所面临的任务时取得成功，这些任务对和平事业是如此的严重、如此的重大，特别要祝你在执行那些有关中东的解决办法的任务中取得成功。你返回纽约来主持安全理事会讨论如此重要的国际问题，我们认为这可以被看作是令人鼓舞的一个迹象，它表明提出第 242(1967)号决议的、出席安理会的联合王国代表团准备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起努力在安理会通过一项强硬的新决议和有效措施以执行第 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和条款，当然特别是关于解决主要问题的办法，即以色列军队应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整个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这一点。

105. 我还要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今天对我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同时，我要对他来到联合国并参加安理会此次会议表示欢迎。

106. 我还要向约旦大使对我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107. 安全理事会现已复会审议中东局势。我们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取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的具有说服力的精彩发言。他对安理会根

据埃及倡议召开的讨论中东局势的第一轮会议作了评价。

108. 联合国有三十多个会员国参加了六月份安理会关于中东局势的讨论。有九个会员国的代表是外交部长或总理，其中有六位按照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指示代表整个非洲作了发言，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支持阿拉伯国家。

109. 我专心地听取了所有的发言，因为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会议主席有义务特别仔细地聆听所有代表的发言。

110. 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以及一些阿拉伯、非洲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成员国，都积极参加了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这次讨论的基础是一份关于联合国为在中东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所作努力的详尽报告，这份报告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其特别代表雅林大使的积极参加下拟订的。

111. 安全理会对中东局势的讨论成了全世界注意的焦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以及紧张局势在我们的星球上普遍走向缓和，世界舆论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建设性步骤以促使中东冲突的解决，因为这一冲突仍然具有爆炸性，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112. 参加讨论的各国全都强调了中东局势的不正常状态。安理会中压倒多数的理事国和参加会议的非理事国都主张对中东冲突采取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在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实现该地区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13. 我们应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安理会理事国和所有参加中东问题讨论的国家——当然以色列是唯一的例外——亦即参加讨论的三十二个国家之中的三十一个国家都支持不容许用战争或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它们全都吁请在中东遵守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

114. 特科阿先生企图按他的说法把这一情况叫做“机械多数”。不是的，特科阿先生。这是国际法原则；这是对宪章原则的尊重，因为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每个国家都是赞同这些原则的。

这一点也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曾庄严保证尊重这些原则。

115. 在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并要求以色列归还它夺取的领土并撤出它的军队的时候，所有这些国家都要求严格遵守大会在其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第 2936(XXVII)号决议〕。这是为大会所赞同的又一条国际法的规则。

116. 在这方面，回顾一下下述事实是适宜的：大会曾建议安理会按照大会关于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并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自行通过一项相应的决议，并采取适当步骤以保证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并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可是安全理事会迄今尚未执行大会的这一建议。十分明显，谁反对这件事，谁就是使侵略者有利可图，也就是在阻挠为维护被侵略者的正义事业所作的努力。

117. 从第三世界来此参加讨论的代表们，特别是阿拉伯和非洲的国家代表，敦促大家遵守不容许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他们把这一原则同以色列军队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迅速撤出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非洲国家要求安全理会在就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作出一项决定时，把今年五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周年纪念会上所通过的极其重要的中东决议考虑进去。不结盟国家吁请安全理事会把去年八月在乔治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议加以考虑。安全理事会中拉丁美洲国家代表请求安理会理事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向大会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递交的关于中东的决议草案予以注意。所有这些决议的基本条款是：不容许用武力取得领土，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以色列所有军队从一切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无条件撤出。这不是“机械多数”，这是整个世界的呼声。

118. 所有参加讨论的代表——当然以色列代表除外——还直截了当地表示，如不保证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中东将不可能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19. 什么是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问题的第一轮讨论的其他极其重要的成果呢？

120. 安全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中有十四个支持安理会第 242(1967)号决议，认为这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商定的基础。它们全都要求执行决议的所有条款，而绝大多数还要求促进雅林使命的实现。参加讨论的压倒多数的非理事国还十分强调了执行第 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和条款的必要性。埃及、约旦和以色列——以色列表示了某种保留，这自然是侵略者的特点——也确认它们是把第 242(1967)号决议作为一项解决办法的基础来加以接受的。

121. 此外，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以及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阿拉伯、非洲和其他不结盟国家都积极支持广泛散发的雅林大使的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备忘录，认为这一重要文件将有助于严格按照第 242(1967)号决议达成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

122.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就中东问题进行例行的磋商期间，参加磋商的所有四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表示正式支持雅林大使的倡议——他的备忘录及其中所有条款。所有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一致指出，雅林大使的倡议完全符合第 242(1967)号决议委派给他的任务。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国家都能一如既往坚定地站在支持备忘录的立场上。

123. 可见，安全理事会举行的讨论以及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确实体现了安理会绝大多数理事国和整个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了作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的那些原则和概念，即不容许用战争取得领土；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尊重该地区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色列所有军队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无条件的撤出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首要条件；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和条款；赞同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雅林备忘录作为完全按照第 242(1967)号决议实现中东政治解决的一项重要倡议；必须促进雅林使命的实现。任何新的措施都不应破坏或取代这些已被联合国作为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而加以承认和接受的原则。

124. 苏联代表团相信，这些原则和概念作为安

理会此次讨论的结果应成为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决策的基础。

125.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必须看到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代表，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都已指出，联合国，首先是安全理事会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应要求它在达成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中起主要作用。

126. 人们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能再次积极协助雅林大使完成其崇高的使命，换言之，它们应当首先恢复对中东问题的磋商。这也意味着，安全理事会中那两个口头上表示支持中东和平而实际上并不愿为通过磋商或其他方式促进中东问题的解决稍稍出点力的理事国，应停止阻挠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恢复对中东问题的磋商，而同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一起积极协助雅林大使完成其重要的国际使命。因此，安全理事会的职责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就是十分清楚的了。

127. 至于苏联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苏联政府一向而且仍然把中东局势视为最尖锐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苏联一向赞成并继续赞成通过一项和平的政治办法来解决中东冲突并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力求为中东问题找到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的过程中，苏联一直在争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苏联认为，关于解决中东冲突这个问题应在全面的基础上来加以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个别方面、个别部分或个别阶段同整个解决办法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而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始终是而且仍然是以色列军队从一九六七年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就有可能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该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就一项解决办法中的其他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128. 在这一点上，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以普遍公认的不容许用战争取得领土的原则为指导，在坚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和条款的基础上，同时按照秘书长中东特别代表雅林大使的完全符合决议文字和精神的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备忘录谋求一项解决办法。

129. 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最近关于“L.I. 勃列日涅夫同志访问美利坚合众国成果”的决议中曾强调指出：根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和平纲领，苏联“从根本上重视”——我要特别强调“从根本上重视”这几个词——“在尊重遭受侵略灾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消灭中东的战争温床。中东问题的一项公平解决办法的基础就是以色列军队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130.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今年七月十一日获得加强各国人民和平的列宁奖金时曾发表演说，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深信，今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乃是消除中东的侵略温床。我们不能再听任侵略者和冒险者继续使这一整个广大地区处于爆炸性的状态中。阿拉伯各国民众是侵略的受害者，必须充分保障他们的权利。以色列军队必须从所有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中东所有国家的和平、安全和国家边界都必须得到保证。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方针。”

131.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在苏联关于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指导下，苏联代表团愿与其他代表团积极合作，使安全理事会得以制订并通过有助于迅速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有效决议和各种措施。

132. **主席：**请埃及外交部长行使其答辩权。

133. **扎耶特先生(埃及)：**以色列代表为全世界犹太人，特别是为巴拿马、奥地利、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的公民们讲了话，并为约旦讲了话，然后又特意先为埃及人民、接着又好意地为我本人讲了话。但愿这位帝国代表至少不要为我们讲话才好。我想他并不了解埃及人。如果他想要我让他看一看一个埃及人的内心思想的话，我可以告诉他，当我途经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巴黎时涌上我心头的是下面这样一些问题：一度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占领军而今安在？一度占领维也纳的占领军而今安在？一度占领巴黎的占领军而今安在？真的，过去的占领军究竟哪里去了？他们已不复存在，今天的占领军将来也不会存在。也许这一点会帮助他了解埃及人的思想吧。

134. 至于我，我希望有两个发言的记录没有错误。第一个是关于同以色列会谈的事。我一直准备参加这次会谈——也许直到今天特科阿先生发言时为止。这是在联合国主持之下并有秘书长特别代表参加的会谈——我已向特别代表表示，当他需要并能利用我的合作时我将尽可能予以全面的合作——同时这也是在联合国文件基础上进行的会谈，这些文件已由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加以解释并载于该报告中，同时在此次安理会会议的第一部分也解释过了。

135. 第二个发言是关于特科阿先生所说的我在巴黎的讲话。人们以为他们衰退的记忆可以使我们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话来。我想安理会各理事国的记忆并非如此不好。如果安理会允许的话，我想把我一小时前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我们告诉派有代表出席这次安理会的国际社会，我们一定要继续抵抗占领和侵略，因为我们应当这样做。现在我们要问安理会：我们的抵抗会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会不会按照集体安全的原则得到联合国宪章的支持而同时又受其约束？还是我们非得独自抵抗不可？这就是今天我先前发言中所讲的。

136. 我在巴黎的讲话是这样的：如果这次安理会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来支持我们的国际斗争的话，当然我们就无援可求，只有尽可能使用一切手段和可能性来抵抗侵略了。我重复这段话，希望记录上确切无误。

137. 特科阿先生还特意提到七月十六日发表的声明——我相信他的话，尽管我七月十六日并不在开罗——他硬说什么总统宣称：“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请允许我一点也不失礼地说，如果发表了这一声明——也许真的发表了，那是因为总统事先知道特科阿先生今天要作这一类发言或者今后还要作；那是因为总统事先知道以色列的立场，知道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因而把和平道路给堵塞了；那是因为，依我们看来，除非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否则和平是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建立起来的，可是特科阿先生的发言却否定了我们的正义。

138.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同埃及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分歧，即我们信任联合国而他们则完

全蔑视联合国。有一些书向我们指出，联合国的悲剧在于它的会员国分成了两类，一类信任联合国，而另一类则不信任联合国，因此它们各行其是。信任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到安理会这里来。不信任联合国的会员国则说：“在安理会中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只有你到我们那里去而且明白了那是唯一可去之处才行”。

139. 特科阿先生说我们去过许多地方，但没有到一个明显的目的地去过。请问是特拉维夫吗？也许是吧。但这并不新奇，因为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以色列陆军部长曾说过他准备在电话机旁休息，等待开罗打来电话。伦敦的《卫报》在一篇题为《我决不忘记》的文章中提到一位未指出姓名的高级权威人士所发表的声明，大意是“他们会把肚子贴在地上爬过来的”。电话铃并没有响，我们也没有把肚子贴在地上爬过去，我们也不准备在占领的压力和强迫之下到那唯一的和明显的目的地去，无论有多少架鬼怪式飞机，也无论会有多少否决票。

140.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指出，以色列外交部长一九六七年在安理会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后回到以色列，会见了犹太报界的代表，这些代表批评他不该接受第242(1967)号决议。这位外长不耐烦了，说道——我再次凭记忆引用他的话，但相信是准确的——“等着吧，等到安全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的时候，等到它通过一项要求我们无条件立即从我们占领的土地上撤出的决议的时候，你们就会带着怀旧的心情来看待第242(1967)号决议了。”

141. 如果说后来的事态发展阻止了安理会在此以前召开会议并通过一项按国际法和宪章唯一可供安理会选择的决议，即命令立即撤除持续太久的占领的决议，那么现在就是安理会该这样做的时候了。

142. 主席：下面请以色列代表发言，他想行使他的答辩权。

14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埃及外交部长谈到埃及对联合国的信任。仅在一周以前，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即上星期五，埃及总统的一位亲信兼顾问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先生在《金字塔报》上提到联合国时曾写过下面一段话：

“联合国只是一个进行自由审议的舞台，在

那里发生的事情同游览者在伦敦海德公园角落里所看见的并无任何区别。”

显然，对于埃及人民来说，有一个埃及式的真理；而对于安理会的利益来说，为了明显的策略上的原因，则有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真理。

144. 扎耶特部长告诉我们他来联合国途中经过一些欧洲国家首都时的情况以及他当时的想法：“纳粹占领军而今安在？”不错，那些遭受纳粹进攻的国家的军队把这些占领军消灭掉了；他们扑灭了纳粹灾祸取得了最后胜利。同样，埃及军队二十五年来一直用尽一切可能手段向以色列发动的战争，无论是全面军事对抗，还是对无辜公民进行残暴的、屠杀性的、恐怖的袭击，最后都在一九六七年被击退了，被打回去了，因此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开辟了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前景，如果埃及最后同意和平谈判并为和平而努力的话。

145. 埃及外交部长试图为他的发言作辩护，在他的发言中有这样的含义：他来安理会参加会议是为了要求支持埃及对以色列继续进行对抗，而不是寻求埃及与以色列的媾和。为了掩盖凡是听过他发言的人一定会作出的明显解释，他大谈对占领的抵抗。但谁也没有建议或要求埃及接受任何一种占领。向埃及提出的所有建议都是请埃及同以色列携起手来共同作出严肃的、真诚的、负责的努力，以期达成和平协议。事实上，埃及所抵抗的并不是占领，它所抵抗的是同以色列谈判，同以色列达成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和平。今天再次反映在扎耶特部长发言中的埃及政策，也许最令人注目的方面就是埃及拒绝使自己从过去的错误中解脱出来，拒绝把长期以来阻挠通向和平道路的障碍拆除。

146. 这使人想起了一则关于马哈茂德苏丹的阿拉伯故事。有一天他在他的京城加兹纳街道上看见一个可怜的脚夫背着一块沉重的石头蹒跚地走着。这种情景触动了马哈茂德的怜悯之心，他情不自禁地向脚夫发布了一道圣旨：“脚夫，把石头放下来。”脚夫立即服从了苏丹的命令。若干年来，这块石头就一直放在那里，成了所有过路人的障碍。终于有一些老百姓来向国王求情，请他发布一道圣旨把石头永远搬开。

但马哈茂德凭着他的统治经验想了一想，觉得必须这样回答：“凡按圣旨完成的事就不能按另一道相对的圣旨把它废除，以免老百姓认为圣旨是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下达的。让石头放在原处吧。”因此，在马哈茂德生前，石头一直放在原处。甚至当他去世之后，人们出于对圣旨的尊重，从未把石头搬走。

147. 埃及的情况正好是这样。象片面的决议、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备忘录和拒绝谈判这些沉重的石头，仍然堵塞着道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让这些东西阻碍和平的进程。但埃及却坚持要把它留在原处，试图为不合理的东西辩解，甚至还要在多年来积累的障碍之上再增添新的障碍。如果说有一个问题需要立即加以处理的话，那就是把这些障碍从通往和平的道路上清除掉。

148. 今天约旦代表的发言表明，安全理事会上的公开论战经常与中东局势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真正局势是以一些包含着意义重大的和无可辩驳的和平关系因素的条件为其特点的。首先，边界地区是安静的，约旦河的东西两岸是平静的、安全的。人员和货物可以自由过河，实际上并无任何限制。

149. 约旦首相扎伊德·里法伊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接见记者采访时声称：

“在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西岸之间的交通流量不断增加，原来存在于哈希姆王国两部分之间的天然有机联系正在恢复之中。”

每年有数十万人从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经过约旦到西岸访问以色列。这些阿拉伯访问者亲眼看见阿拉伯居民不仅享有迁徙自由，而且还享有思想、言论自由和在西岸、加沙或以色列充分就业的自由。其结果是消灭了多年来使阿拉伯居民，特别是阿拉伯难民，感到苦恼的失业问题，同时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农业生产已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工业首次得到了发展，文化生活，包括阿拉伯文学和新闻出版事业在内，也欣欣向荣。

150. 以色列一向认为，这种进展情况并没有排斥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可是，迁徙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既然作为人类

的基本权利，并且对每个人都具有头等重大意义，谁要不承认这一点的重要性，谁就根本不懂各国人民权利的意义。这种态度来自极权制度，极权制度在援引一些抽象的政治口号的同时却把本国公民的权利和需要加以践踏。

151. 至于政治解决，约旦政府也完全知道，只要它愿意同以色列认真举行和平谈判，就一定会达成协议。确实，约旦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在希腊日报《自由世界报》上刊登的一篇答记者问中，侯赛因国王用以下措词表达了这一点：

“从国内观点看来，我们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威胁约旦的最大的危险，特别是从一九六七年来的最大危险，是在我国北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上。这就是大部分约旦军队为什么要部署在我国北部边界上的原因。”

152. 自这次谈话发表以来的这段期间，约旦一直面临更大的威胁。约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权利受到怀疑。埃及就是应对造成这种威胁负责的政府。在这次辩论的第一轮中，埃及外交部长关于巴勒斯坦权利的发言用意是一清二楚的。埃及建议要肢解约旦。下面是埃及报刊上刊登的一些有关此事的标题。六月七日《金字塔报》上的标题是：

“扎耶特要求国际上承认巴勒斯坦国。”

六月九日《金字塔报》上的标题是：

“约旦对扎耶特建议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一事提出质疑。约旦代表要求扎耶特对其建议进行澄清。”

六月十日的标题是：

“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埃及外交部长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中要求采取的一个步骤。”

153. 我们知道，约旦的反应是迅速的。安曼电台六月十四日宣称：

“约旦首相六月十四日向内阁报告了他向阿拉伯各国外交部长们分发一项备忘录的事，备忘

录的内容是关于埃及外交部长在安全理事会上要求在被占领的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事的含义以及关于这一要求本身所具有的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危险性。”

从那时以来，扎耶特外长的这颗炸弹给约旦造成的威胁一直在显著增长。七月六日在亲埃及的一家贝鲁特报纸《日报》上刊登的一篇答记者问中，突尼斯的布尔吉巴总统把约旦哈希姆王国称为“人为的实体”，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来这个实体应该属于巴勒斯坦。他还建议侯赛因国王下台，并让位于巴勒斯坦共和国。当布尔吉巴总统向驻突尼斯的约旦大使确认了上述观点之后，约旦于七月十七日同突尼斯断绝了关系。

154. 昨天利比亚政府通过其新闻大臣的发言表示支持约旦是人为实体的这一观点。所有这些才是约旦的真正问题。以色列并不把哈希姆王国视为一个人为的实体。以色列准备同约旦达成协议，并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同它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约旦代表在这场辩论中居然同埃及外交部长并肩而坐，这的确是安理会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怪的现象之一。约旦被拉进埃及反对以色列的阴谋圈套之中后，它已吃了一次又一次的苦头。这就是一九六七年战争特别给约旦带来的遭遇，而且是极其悲惨的遭遇。正如侯赛因国王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七日接见《华盛顿邮报》记者时所说的：

“今后我将决不卷入任何一事，除非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肯定。今后，只要我居于负责地位，约旦无论采取政治的、军事的或其他方面的步骤都要经过深入研究并在我们确信是正确的方针之后才决定采取。一九六七年我们知道我们步入了灾难之中。”

155. 目前的辩论是在埃及倡议下进行的，埃及政府认为，之所以进行这场辩论是为了保证安全理事会的召开，尽管埃及政府中并非人人都持这种看法。用侯赛因国王的话来说，要使约旦在这次辩论中成为埃及的工具，这并不是正确的方针。当埃及要求肢解约旦时，要使约旦照埃及的吩咐行事，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方针。如果约旦再次由于埃及的蠱行而不保证自身的权利，也不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保证将来的安全，那就未免太可悲了。

156. **主席：请约旦代表行使其答辩权。**

157. **谢拉夫先生(约旦)：**如果把我在安理会上发言的克制精神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同以色列代表刚才在安理会上的论战性发言对比一下，二者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以色列代表东拉西扯，歪曲原文，断章取义和伪造窜改并不能为其发言增添任何建设性实质或精神。但以色列代表完全可以谈论约旦的问题，因为正如历史上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不仅涉及本地区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约旦邻国的问题。约旦的问题是本地区问题的一部分，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历史本身，不是由于历史和发展的自然进程，而是由于以色列用暴力侵入本地区以来顽固推行其扩张政策、暴力政策、压迫邻国政策以及解决阻止其前进的接二连三的人为障碍问题的政策而来的。它首先从巴勒斯坦人开刀，驱散他们，使他们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无家可归的难民，然后通过猛烈的军事行动逐渐地、有计划地、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侵入约旦的领土及其南北两边邻国的领土。

158. 如果说我们阿拉伯世界有问题的话，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归根结蒂，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这些问题大多数集中在阿拉伯人在制订一项遏制危险的计划中所碰到的困难上。

159. 以色列提到了被占领领土上的和平和安静，但它这样做并不新鲜。它在提到这点时的神气和语调在联合国这个伟大组织的各个会议厅里都遭到了拒绝。殖民统治的发言人一再提出的同一个看法和论点一直是为宪章和根据宪章组成的联合国各机构所拒绝的。本组织拥有大量会员国的这一事实就是反对殖民主义、对殖民主义进行革命的结果。所谓为占领下的人民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谋利益的论点也遭到了拒绝。这种论点不仅是枉费心机的，而且是可耻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借口所谓给占领地人民带来了利益而为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作辩解，为征服其他民族作辩解，更何况在以色列所占领的那些领土上情况确非如此。这种论点已为安理会被拒绝，因此用不着再重复了。

160. 在被占领的领土上，特别是我知道得较多的约旦河西岸上，实际的情况是：有人一贯企图进行

吞并。不能把以色列在它占领的那些领土上采取的经济措施与它在占领的领土心脏地区设置以色列犹太居民区，没收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在占领领土上逐步实现非阿拉伯化等措施单独割裂开来。怎么能把这种强迫措施，这种策略与经济指标数字或统计——尽管很可能是虚假的数字——单独分开来呢？

161. 把约旦同埃及的关系扯进这次安理会辩论中来，这也是文不对题。本组织现在并没有讨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各国的发言人和政府对阿拉伯世界各部分或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安排所提出的想法和方案并没有请安理会加以审议。埃及和约旦一致同意的一点，本组织绝大多数一致同意的一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无权占领邻国的领土，进而吞并这些领土并把本组织通过的一项决议，即要求以色列撤出以期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的决议错误地加以解释，而且用这种解释作为借口和理论上的说

明。因为阿拉伯方面——这是指约旦和埃及——已经接受了这一决议。

162. 我们坚认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因为我们要求取消占领；我们要求和平解决；我们要求在本地区实现全面和平与正义。我们从来不是这些事情的障碍。无论我们的发言、我们发言的调子或者我们在这方面作出的实质性贡献——我现在是代表约旦讲话——都决不是和平的障碍。成为和平的主要绊脚石和障碍的，是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和他的政府就地推行的政策和策略。约旦被肢解的威胁是来自驻扎在约旦国土上的占领军，而不是来自任何口头方案。这是一个明显的事， 在这个庄严而明智的会议厅里不可能没有引起注意。对此，我用不着再作任何补充说明了。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مل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пишите в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н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